

此書得之遠雅南遇合甚奇初見未

黃閣著月張氏臘味小稿素之已為

他人取去為所為楊相又欲得女選學膠

言亦久曾未為今乃於不意中得女

集八卷大玄疾愈凡禮七十三卷

女寸學子一種尤為罕見

拒語多可喜處宜彙集為

嘉惠學子人也。五五年十月

九日燈下西詒

以阿松羊畫大全等

以阿松羊畫文集 十三卷

知還羊 五卷

金牛湖巡唱一卷

三影周羊語四卷

蠟味山稿 五卷

四寸學 六卷

以阿松羊畫詩等五卷

以阿松羊畫言 三卷



簡松山堂文集

簡松草堂文集

簡松草堂文集目錄

錢唐張雲璈仲雅



卷一 賦 碑銘

卷二 傳

卷三 傳

卷四 序

卷五 序

卷六 記

卷七 記

卷八 論說

卷九 議書

卷十 書辨解考

卷十一 跋

卷十二 文疏雜文

簡松草堂文集卷一

錢唐張雲璈仲雅

長示鄭振鐸書

石經賦 以五經石碑三體書法為韻

原夫典籍紛紜圖書覩縷精義為言彝訓是主實
賢聖之垂謨乃帝王之前武既右有而左宜遂括
今而囊古發龍門之祕黃玉虹流啟鴻寶之藏白
麟書吐周孔之情思若抽堯舜之羹牆儼睹在成
中之位原參天並地而居三論不朽之言實并禮
合樂而為五然而制惟存乎點漆事先在乎汗青
豕魚宛轉以成勢科斗錯落而分形雖楮毫之繼

起終縑素之無靈字句錯遺點畫零星況測其義如煙海之浩浩亦驚其言若河漢之冥冥譌以傳譌卽以譌而成信見所未見據所見而難銘幸貞珉之永勒爲太學之常經在昔光和初鑄熹平繼迹誇美富於宮牆恣雕鏤於山石伯喈書丹而足珍堂谿署名而猶赫理豈慮夫鉏鋤事有資乎攷覈比之以金泥玉檢無憂土蝕而苔封覆之以廣厦深簷何患雨淋而日炙於是昭垂旣久取正在茲易如指掌燦若列眉聚遐方之學子來萬衆之儒師莫不園橋門而壤壤填巷陌之熙熙螭擾龍

騰萃八索九丘之策鸞停鳳泊煥三靈五岳之奇意縱橫而凌厲勢旁礴而紛披摹斷碣於斜陽笑秦相之罟之石尋崩崖於冷雨等夏王岫嶮之碑第字雖若畫體則相參攷之易晦辨之難諳覽隋氏之舊志發范史之深談大都在漢之體爲一迨魏之字有三其爲古也則鳥若驚鴻蟲如追蠡雙飛比翼以俱來尺蠖求伸而未啟一痕輕瞥於林端數點欹斜於花底其爲篆也則斜披倒薤露垂秋草而成珠卓立懸針尾勁寒蜂而似米眞爲史籀之工是效李斯之體至於繼彼二篆是爲隸書

程邈刻之而猶在洪适釋之而無餘實爲漢碑之始不同魏刻之初中郎用一字而其體相擬張纘反三隅而其論方攄又何必讀衛恒之傳而信始披水經之注而疑祛惜乎晉永嘉毀之而不全魏神龜補之而難愜明皇以月令爲首章孟蜀在成都而卒業無不經塵土以長埋墮烽煙之浩劫惟餘天寶之可珍誰云淳化之足法所以錄金石者欲與鄴架三萬而同陳摹碑碣者豈比蘭亭八千之在匣也乎

閉門種菜賦

以題爲韻

劉豫州落拓江湖盱衡時勢不鬥心兵翻誇手藝一畝之園未荒三版之扉常閉牛釐結而意每成閒鴉背攜而跡因偶憩英雄氣概自畱異日之謀老圃生涯匪爲一時之計第見稜稜畦隴漠漠田園編籬作徑插棘爲樊似青青而在野更冉冉以當門聽春雨之聲繁蓑笠往來如織睹夕陽之影散桔槔上下頻翻有託而逃知此中得少佳趣因時爲利何昔年不憚其煩入無佳客與俱出僅野人相共本畱身於將來豈甘心於無用箸方失後

更成采菲之吟髀盡銷來聊作禦冬之種律以功名之事必有守而能有爲論其韜晦之心在一操而後一縱迨其得益州而西也山川則蹲鴟特饒城郭亦芙蓉如績跨綿竹爲藩籬藉錦江爲灌溉諸葛魚水之歡關張友昆之愛馬趙盡前鋒之衝麋許皆後車之載于斯之時龍戟萬枝虎賁千隊猛氣激昂雄心慷慨奪曹瞞地下之游魂屈仲謀江東之驕態非種芟夷重開草昧蒟醬流沫以爲珍邛杖削節而相對布織橦花之梭麩擣枕榔之碓沃野自豐雄材共戴猗歟休哉可以繼高光而

雄視百代矣而當尺蠖未伸六鷁乍退芒角都消委蛇自晦雖徵瑞于垂桑乃縈情於鋤菜植每自耘樂而相顧於世不爭與物無忤非無營心似有餘慕襄陽之橘堪同青門之瓜如故莫將貪吝比王昂公解之收視彼荒寒擬庾信小園之賦

側理紙賦

以海苔爲紙肌理縱橫爲韻

伊異製之綦工乃文房之所采自截蒲而有方肇
漚麻而無改光分曉日以流離色颺輕風兮蕩駘
矧其錫博物則稽古有榮著拾遺則佳名長在宜
偕鐵硯以流輝時傍麟毫而飛彩翻翻霜雪足供
翰墨於西園疊疊雲霞獨浣波濤於南海觀夫擎
舟沙岸濯足巖隈牽來翠荇取彼蒼苔舍物而得
其精絲絲堪織去溼而就夫燥片片無埃帶石蛙
之輕花銀波乍翦染鸚螺之餘淚金葉旋裁遂乃
錫名側理又號陟釐輕光如砑軟碧堪椎似敲冰

而彷彿比潑蠟而參差捫之而滑不畱手疊之而賦若融脂蜀郡五千未堪下筆會稽九萬合共吟詩對夜月而披縑秋雲冉冉向東風而春網春浪遲遲是豈蔡倫之能造孰云左伯之堪爲若乃人有匠心古多名紙擷芳草以爲工采奇葩而愈美桑根輕薄而無痕藤角堅凝而如砥喜竹膜之連箱愛麥光之鋪几米元章一池清練灑筠翠而長寒薛校書十幅蠻牋沁桃紅而猶旒縱舉古以擬今終棄彼而取此況其質旣妙其理尤奇碧色初凝帶水香而如澀雪光乍斂入墨瀋而長滋或如

日輪雙珥或如蟾影半規影行行而似亂紋縷縷而頻欹春蚓秋蛇筆常飛而不礙肥環瘦燕痕相傍而先知旣無羨乎鳳尾又何有於魚肌又若玉版無瑕春膏流泚霞彩長舒綾紋欲起入非煙之傳裏舞鳳成行過衍波之宮中春寒如水以相方乎名牋豈有同於凡理有波紋之三折恍習字之兩縱染無煩乎松液養何藉乎芙蓉於是海濱來貢藝苑爭迎對晴牕而開笈敞祕閣而輸籬仗神護於蛟龍猶有蒸雲之氣灑鴻辭於鸞鷺定多擲地之聲宜其涌文瀾而無際掃筆陣而長橫永壓

江南之號獨垂河北之名

室鬼撫掌賦

伯龍太守蟬腹空憐鶉衣徒誚釜有魚鯉廚無鶴
料家乏儋石之儲鄰絕餘光之照北門之賢者終
難東郭之先生誰弔首陽則餓以爲歸泌水則飢
應難療於是什一將營左右遽召處世無尺寸之
基布算冀錙銖之妙何以未協人謀先逢鬼笑形
若見於坐隅聲且聞乎堂窆但覺粲然啟齒迨爾
轉喉軒渠不止盧胡未休怪局局其方盛問啞啞
以無由太守正襟而談作色而起爾鬼何來爾笑
何以嗚呼噫嘻我知之矣在昔陶朱作相日致千

金功業既盛心計益深萬人之僮是使四方之貨以臨遊宮豔闕寶井光沈亦有臨邛卓氏食貨爲首地土既饒憑藉亦厚妙舞自陳清歌爲偶恨文君之鼓琴恥相如之貫酒又有樊重世居湖陽廬舍連畝竹木成行不出門而爲市每興役以無常若乃位近椒房地稱金穴石量珠以爲衡器鎔金而後歡冶聲如霆而遠聞寶氣疑星而夜徹豈僅割殘錦纜之霞擊碎珊瑚之血已哉前身饜飫沒世豪華勢位加乎公室貨賄擬於天家但識盈寧之足樂豈知貧乏之堪嗟凡斯之富爾其是耶不

子是憫而反用爲譁否則兒寬都養匡鼎自備飽糠覈於曲逆障蓋幅於林宗或披榛而坐一室或無褐而過三冬況乎懸磬堪憂販脂徒醜波分鮓轍之鱗食在馬醫之口范丹則甑欲生塵原思則簞偏爲牖索曼倩之粟而不能作王陽之金而何有其貧若此其跡可知爾之在昔亦或如斯然而生於我乎無加死於我乎何異宜相憐於同病亦各傷其物類何必喔咿見嗤挪揄爲戲請與爾辭毋恩吾事太守之語未畢鬼乃張目吐舌輟笑而言曰子大夫豈不聞貧者士之常命者數之定天

地不能遂生人之欲聖人不能盡物情之稱顏子所以僅一瓢齊侯所以有千乘國氏盜而宋向招尤周孳賄而車子適孕監河粟可貸莊銅山錢能亡鄧子欲將理勝命與時迤不明其故乃昧所因非敢爲侮未免于嘖問予夙世固是達人雖不學楚令尹之逃富而何庸韓宣子之憂貧幸毋以我之笑逢子之嗔于是復仰天絕纓飄然竟去矐眙卻立不知其處

病樹賦

眞州寓館之庭枇杷一株旣失灌溉又蟲蝕焉枝葉零落不花不實傷其似人之不得志於時而有是憔悴也因爲賦以寄意其辭曰春和乍拂暖氣初經敷華奕奕挺質亭亭天無私以成化物有象而呈形桃李固纖穠而婀娜蒲柳亦柔弱而娉婷莫不爭誇妍麗遠播芳馨矧枇杷之晚翠與松柏而長青宜其發寒葩於北牖垂炎果於中庭乃無冬之可款反未秋而先零想其體備四時結當初夏似金彈之丸拋愛黃梅之色借蕉應稱子每爭

無核之奇蠟可名兄不致多酸之訝豈石榴之堪
參并荔枝而少謝惟饑口之流涎遂芳名之增價
若乃濃柯被路長幹聳檐色龍蔥兮可悅陰羃歷
兮常添當暑而不知其盛凌寒而無慮乎嚴廣延
之霜定封條而更碧岷山之雪應覆樹而彌甜梧
桐雖千尋而可媿篔簹縱萬个以何嫌何以其狀
支離其色憔悴乾風搖黃驕陽炙翠瘦影半畱枯
聲自墜空根築元蠹之堂敗葉篆寒蟲之字欹斜
危石傍佛脚而孤撐斑駁蒼苔點龍鱗而難篲縱
偶滋於風露或間發乎芽萌豈鬱鬱其漸茂終蕭

蕭而不榮月照空廊斷春魂而寫影雨零小院含
冷淚以無聲夫不能媚彼芳華同分蔥蒨曷若堅
如金石猶見崢嶸或梁雕文杏或角刻丹楹或爲
爨下之桐鳴琴音古或比椽間之竹長蘧材呈或
杯斝雕鏤獨見良工之苦或棗梨剗刷永畱文士
之英凡此雖未擅當時之美而猶存身後之名奚
爲拳曲擁腫而不見其死枯槁寂寞而未遂其生
歎人生其若是恨中心之難平雖集枯而集苑亦
何慮而何營傷生意之殆盡顧嘉樹而含情類攀
條之司馬仿作賦於蘭成

張氏亡女墓碣

吾宗友棠孝廉有愛女曰得珠許字同里汪生溥
歸有吉日矣女忽中暑疾齮不能語沈頓如夢魘
庸醫束手不知所爲七日而逝時嘉慶戊午七月
三日也年二十一友棠哭之慟賦詩以志哀將以
某月日葬之先塋之旁而以埋幽之辭屬予友棠
之言曰女子從人者也本無可表見矧吾女未越
柩以內一步舉所謂德容言功者皆人不及知卽
知之亦不過一二端盡耳然吾愛之深而不欲死
之良以吾女之賢戚黨所稱許貌旣端麗性復明

惠齒初齟卽善誦讀經文咸通大義平昔無疾言
遽色得吾母及吾夫婦意率較諸弟妹爲先使爲
汪氏婦必其事舅姑也孝相夫子也順持家政也
勤且恪家人之宜牖下之奠雜佩之贈旨蓄之御
當必無貽父母懼者乃容車將迎中道天折使老
母無以慰高年而汪生不得爲快婿豈非恨事友
棠之言未竟予愀然而興曰有是哉此謝幼輿所
爲慟哭於衛叔杜樊川所爲深悲夫長吉者也夫
才哲之士輩出有不可一世之概而蘭摧璧毀湮
沒於長煙蔓草之間古今來若此者不知凡幾又

何況一弱女子哉天實爲之而天勿知人或值之
而人亦勿知適然之氣數而已矣明乎此而女之
賢自在也友棠之憾亦可以少釋也因卽其言而
錄之並系以銘

名以珠珠不如忽然棄置泥沙隅一家痛兩家哭
天之虐更誰告結舌甘心泉下宿天其憐之證仙
籙

郭晉庵先生墓誌銘

湘潭有敦行不怠之隱君子曰晉庵郭先生嘉慶壬申余初莅潭卽聞其名而欽遲之明年其嗣君璪舉於鄉又明年成進士余始獲交先生父子修士相見禮先生蒼顏華髮揚衡含笑望而識爲有道之典型今年秋先生病且歿諸孤將謀窆窆而預以埋幽之文屬余余何足以重先生惟先生爲一鄉之望余適承乏是邦冀得藉先生以傳其敢以不文辭按狀先生諱連選字廷舉晉庵其自號也本姓郭原籍江西始祖繼仲公明永樂初遷於

潭十四傳父國輔公奉祖母陳命出撫汪氏爲舅
祖永忠公後永忠公亦由陳而入汪者遂世爲汪
姓八歲時母羅孺人卒辟踊如成人就外傳聰穎
絕倫及長佐國輔公理家政一切怙妥如置器嚴
君倚之爲左右手遂援例入太學棄舉子業國輔
公得以優游晚歲皆先生先意承志無違色養也
先生治家以儉身不御紈綺非祭不殺然於義所
當爲雖重費不吝友人某負先生逋不能償遂以
田抵數年後田值倍於昔先生返其田令別售某
終身感之某歿仍周卹其子女爲之殯葬代嫁其

女孫璨登賢書宗祠中例得斂金爲賀先生以大
宗嫡嗣某未娶餬口沅江爲佃田以招其歸卽以
賀金爲某娶族人以爲難於公事仔肩尤力辛酉
歲歉邑宰勸捐減糶知先生之可託也以三十都
委之先生毅然自任日具酒食延都之公正者數
人相與鉤稽考覈晨則赴厥夜則校簿終其役不
以勞瘁辭里中帖然董昭潭書院者六年育嬰堂
事三年他人不免挪移惟先生不虧毫黍有不足
以已貲償後雖有矢公慎者皆以爲不及也同產
祇一姊適邵少寡無所依迎歸養之二十年邑有

喪不能舉者七家有不能嫁娶者四家有夫婦迫於飢寒思相離者五家先生一一爲之籌畫咸俾得所凡所張弛大率類是以故鄉里熱服雖頑夫儂子靡不父事師承異音同歎先生趨善益如水赴壑輕財重義之事不可枚舉璨獲雋初謁主司謂日子之文已不錄然心未能忍再閱則見其佳置之副又閱則大佳遂入彀焉子家其有陰德故始晦而終顯歟璨唯唯謝嗚呼雖文章遇合有時實先生有以致之故璨之科名如拾芥如摘領髭積善之慶後昆之裕良有以也念本宗郭氏久絕

而永忠公又無傳爰命璨請於部以已與璨歸郭仍以次子琪琳承汪兩家先靈庶以妥侑時論躋之後格於例遂悉歸郭氏今璨尙稱郭汪不忘先志也所惜先生之齒於古未稀璨方以科第起家祿養正未有艾而遽歸道山未竟其報宜璨之抱恨終天殆亦有數存乎其間也生乾隆己巳月

日 殤嘉慶丙子 月 日 享年六十有八元配

彭例贈孺人先先生五年卒繼配彭子四長璨癸酉舉人甲戌進士候選知縣娶吳氏次珩早卒次琪娶王氏次琳未聘女子三皆原配出孫三如瀚

如岱如嶺孫女四長適羅皆璨出於某年月日葬於某原

銘曰善之小善一身善之廣善及人雖所施僅里開而已知其能被天下之仁先生之志豈猶未申人之信之視此貞珉

黔江縣知縣李石浦先生墓誌銘

湘潭李石浦先生葬有年矣而埋幽之文未具予來宰是邦與嗣君鏡潭爲通家之好嘗以誌銘屬予諾之而未果也會修邑志傳之入政績門戊寅秋乞病將歸懼無以踐宿諾乃綜其大略而誌之今夫讀書之士起家科第不能迴翔 禁近爲文學侍從之班又不克觀政尙書曹無寧縮章紆綬得百里之地而尹之知民間之疾苦凡所設施皆得而張弛焉一邑之人咸仰其意旨士至此豈得謂未行其志哉人之言牧令者大都以才而不

以德不知才本於德而非別有所爲才也興一利除一弊才之所見端卽德之所從出離德不可以言才而去才亦無以見德二者固相需而成者也今之言才者非才也竭逢迎以事上官張刑罰以待百姓風馳電掣號令數更而終於民事何裨此才吏之所謂才而非循吏之所謂才也才吏之才炫乎人循吏之才盡乎已才也而德在其中矣于何徵之徵之於石浦先生之爲政先生以澉浦教諭秩滿薦授四川黔江令下車卽大書天理良心四字榜諸聽事之堂川省嚙匪嘯聚先生嚴禁約

繕守備匪憚之無敢闖入境有壩場山洞險惡深四十里連兩省爲萑苻藪往往不測一日查保甲溪行見一履浮水心疑之復於下流見斷足一支隨按石巖得其屍後廉知死者爲費某偵賊得其實遂親率吏卒冒險入洞擒首賊陳朋一鞠而伏時驚爲神明大府疑多人欲窮治之讞屢駁先生力陳正兇止陳朋一人獄成旁無株連川楚居人爭甌脫之地兩省官會勘駐黔江之沙子場供張匱乏或議借常平社倉穀先生堅持不可曰損公以濟私何可以訓支詘力辨而民不知擾攝秀山

苗民與江西賈有違言聚門至數千人勢洶洶先生單騎往諭苗人素懷德望風而定其時微先生事幾殆在官所行率多類此平時不矜驕不畏蕙不爲谿刻之行誠誠懇懇悉以情理爲準不知者或以才目之知者咸歎其德之入人深也至今黔江聽事堂所榜人皆謂惟李使君能於此四字無媿權忠州治如黔江將題授遽引疾歸家居置墓田規義山周戚族之惡而於公事尤傾囊無吝幼失恃封公天交公喜施予家因之落先生藉束脩以奉旨甘而門下士亦得其造就連得氣以去人

爭延之任嘉禾澱浦兩學博在澱兼主講瀘峯一時人文稱盛致仕後尙閉門課讀一編自娛不預外事好學蓋性成也先生諱光甲字東曉石浦其自號又號暘谷乾隆丙子舉人知四川黔江縣庚子充同考官以嘉慶己巳八月卒年八十有四優游林下者二十餘年元配劉繼配胡封孺人皆先卒葬邑之六都谷家灣蛇形山之陽胡孺人祔焉子三長鏡潭癸酉舉人卽予分校所得士也其次皆早卒女一適丁卯舉人候選知縣蔡銓皆胡孺人出孫曾十餘人

銘曰德爲才統才以德重乃才德之兼而仍未竟
其用黔江之民至今爲誦晚歸江湖煙霞是娛吾
將繼其武焉而不啻與古爲徒嗚呼

候補治中竹軒單君墓誌銘

君姓單諱渠字潔延竹軒其自號也單氏固周室
卿士成王封蔑於單故爲單氏其後繁衍散在天
下元明間有敬一者始占籍蕭然山下是爲君之
始祖遂世爲蕭山人子道洪武間上書改魚鱗冊
爲四柱稱旨詔爲定式又勅造牛車運水之法天
下使之二事載在省志十三傳而至君考叔則公
諱如楷爲東諸侯客羔雁之來不脛而走以君弟
澧貴 誥封中議大夫江南徐州道配胡太淑
人生丈夫子五君其仲也早歲補弟子員弱冠卽

橐筆遊公卿間精申韓之學而持以平往往平反大獄聲稱藉甚天下無不知有小單先生者蓋繼君考而有是稱也歷在山左皖城吳門白下各幕府垂三十年如康茂園河帥汪稼門制府奇麗川中丞馬朗山制府長牧庵相國陳東浦方伯熊謙山侍郎皆賓主最久相契重興除利弊恒恃君爲轉移言無不從政無不舉以故諸巨公外施民惠內結主知天下同聲稱賢督撫監司皆君贊襄之力也以議敘得兩淮鹽運判官累權南北監掣事勘丈沙地清釐積案所至有聲癸亥冬有轉

餉四川之役君弟潼適膺是選時方抱恙疲虬又當軍興之際道路崎嶇君慮弟之不克任此也又不敢蹈規避之愆乃毅然請行以代弟上游義之水陸萬餘里備嘗艱苦人以爲難兩淮鹽志不修閱四十餘年矣齟使佶公山欲舉其事而節經費乃分官商二局商任自爲官則派員分司其事以君爲總纂奏限二年君嘗陳其不便齟使不聽予時方自楚歸君相邀佐理而私謂予曰此書恐未易猝辦也屆期果費鉅而書不成復奏展一年今中丞曾賓谷先生時爲都轉廉其實乃悉反舊議

以君與總校宓君惟欽司局事而別延子與王博士芑孫合官商而專其成君與子意見脗合有請於都轉無掣其肘者半年而功竣人始服君先見將內遷治中以胡太淑人春秋高陳情乞養寓於吳奉晨昏者十餘年忽右足不良於行然無他苦去年冬予自湘潭告歸道出吳門訪君於金獅巷寓第見君陽氣滿大宅意氣言論無減平時今年四月予往揚州約歸時再晤比歸而君先一月長逝矣實嘉慶己卯閏四月八日也年六十有八予在志局三年晨夕與君見知君槃槃大才大府有

束手事必屬君而君從容料理若不知其難者喜吟詠蜀中之行懷今弔古橐束如筍君雖名滿天下實未竟其用大受而小知識者惜之且太淑人在養白華之職未終尤君之沒而猶視者也元配何恭人早卒繼岑恭人造室四子十女六孫四諸公子官近省者多易簣環侍不少一人咸謂君福德所致云當往蜀也有婁君惟善與偕一日宿華陰婁夢遊廟中見一僧趺坐諦視之君也心訝焉恍惚間見几上一偈有願同舍利子一百八回圓之句憬然而寤以告君君笑曰此往返程期之數

也後果然彼佛氏所云夙根之具者其信然歟孤子鴻圖等將以某年月日歸葬於本邑張皇封尖之陽而先期來乞銘予不獲辭銘曰
天驥之才蹀躞千里乃其展足及半已止又如五石瓠而受一石水君之年未中壽君之賢未蒙佑我交于君心實相傾十年縞紵僅視此銘不爲虛辭不務美名吾以用吾情

河南布政使諸公墓誌銘

國家分職授官得人綦重

聖天子臨軒策命督撫監司大員畀之重任或數年而遷或數月而遷雖久暫不同皆在

帝心之簡人與地宜非偶然也未有起家牧令致位兩司不越其省跬步如我方伯諸公者非朝廷委任之重閭閻被澤之深何能專且久若是公服官三十年積勞成疾以恩重不敢引退後以微罪行家居七年而沒其孤太守嘉杏等旣請於章桐門相國爲埋幽之文復以外碑屬雲璈自惟

名位未稱且不文既辭不獲命謹述其大者一二以附家乘焉按狀公姓諸氏諱以謙字撫堂別字訥庵先世籍餘姚明嘉靖間遷於杭遂世爲仁和人曾祖朝棟祖三省父克咸三世考妣皆以公貴贈如其階公弱冠補弟子員第一年二十八辛卯舉於鄉乙未成進土方就銓丁父憂歸服闋後隨選授河南盧氏令此公筮仕之初卽豫民蒙恩之始也自是而太守而觀察而廉使而方伯扶搖直上和風甘雨徧滿三河河南之民視公如家督公亦安此邦如故鄉融融洩洩情洽上下

睿皇帝知百姓之戀公也屢擢官以酬匪躬之忱不易地以慰蒼生之望故禮曹未補仍畱河南知府臬使被議仍授河南糧道並有州縣官當以方積劉清諸以謙林嵐爲法之諭 恩綸稠疊中外榮之公亦竭翬翬之誠矢勤矢慎不自知身之勞而神之瘁也當由盧氏而牧信陽也適湖北逆匪起孝感之吳家砦實偪信陽公多方籌備民恃以無恐女賊齊王氏由襄陽入豫將入秦大府知公能奏擢知陝州以禦之所屬盧氏當其衝居民洵懼公乘驛而至民見舊使君如慈父母皆懽躍人

心遂定縣城不完公倉猝命鑲塼城於土城裏晝
夜巡守賊望雉堞森然無敢近從他道去又明年
楚匪張漢潮自秦竄回武陟令林公嵐猝遇於橫
澗川賊恃衆遮戰公在盧聞之會天暝率敢死士
二百人列炬鼓譟而至大呼大兵來譁鉅震山谷
賊駭遯是日微公林幾殆庚申丁金太夫人憂釋
服仍赴豫奉 旨加道銜授知南陽府調開封
乙丑擢陝汝道丁卯晉按察使 陛見 命謁
裕陵尤 異數也左遷糧鹽道再陞按察
使擢布政使旋以屬吏牽控事落職時

上方以督撫待公人咸惜之而公適符遂初之願
無幾微見於顏面還山養疴先是已患風旣歸漸
劇手足不仁卒至不起實道光元年辛巳十二月
二十八日也年七十有七公當官惠政不可枚舉
生平無嗜好不設城府遇公事勤勤懇懇深自刻
勵而不苛人以難故人樂爲用事有棘手者多以
煩公而公從容料簡若平地置器前後督撫倚如
左右手及其去皆愀惘失志豫之民更如嚴風烈
日中一旦亡蓋障而無所覆被也嗚呼雖古名臣
豈是過哉先娶于金繼應皆先公卒累 贈夫人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遷室唐以子階封宜人亦先卒子二嘉杏湖南永
順府知府應夫人出嘉厚詹事府主簿唐宜人出
後於叔父女一孫五孫女三將以某年月日合窆
於靈隱山之麓銘曰

天生偉人非尋常天之生之惠四方一方獨被愷
澤長推於天下施彌彰不爲繭絲爲保障公之宦
蹟風雲翔公之襟懷皎日光公之政事兼戎行公
之起伏人所望人沐公德幾若忘惟我

聖主廉其詳好官每憶宣城羊天風小劫吹滄桑
拂衣歸臥湖山旁無端懣溷生中央和緩束手醫

無良公德河水同洋洋朱邑之祀應桐鄉

總督銜湖北巡撫汪勤儉公墓誌銘

勤儉公師薨後二十八年其受業弟子張雲璈始克讀公年譜公子比部農所輯也與所聞於戚黨者合雲璈於嘉慶丁卯初令湖南每入廉使署聽轅門鼓角追維絳帳音容低徊慨慕以公嘗權臬是邦也葬後薶幽之文闕如比部以屬雲璈憶雲璈從公授經才七齡公敷歷中外疊任封圻門生故吏徧天下不以誣諉而獨命一名位卑微之門下士烏足以勝任哉然旣附朱藍又添婚姻之重雖不文其敢辭按狀公姓汪氏諱新字又新號芍

簡公直學文集
卷一
三
陂世籍休寧自唐越國公華以來支派繁衍六十
五世祖諱漢有長者行子七分七支公爲承奉支
諱體仁公後高祖同陽公諱洪信始占籍錢唐爲
學官弟子曾祖憺漪公諱淇亦入錢庠祖暘生公
諱霽考子敬公諱惟寧三代皆以公貴封如其階
子敬公生子三公其季也生有異兆乾隆戊辰公
年二十二始受知於學使者于文襄公敏中入仁
和學壬申以五經中式丁丑成進士入翰林庚辰
授編修壬午典廣東試甲申授雲南道御史戊子
轉禮科給事中己丑轉戶科公之爲言官也疏累

上名言讜論皆切時弊不爲空言雖有行有不行
一奏出人皆傳誦向例地方武職止有盜案四參
而命案無緝兇處分事不畫一公有請文武一體
緝兇一疏文武官銓選時親老改近此通例也惟
文職服官久親年已符如陞調遠省只許終養不
準呈改與武職異公又請文武一例隨時改近一
疏至今人皆得及時祿養賴此奏也京倉土米各
城領歸別貯止招貧民零星糶買不得售米販此
五城土米定例也時頗形窒礙公以土米粒細土
多小民力食不足以飽以是買者寥寥官慮繳價

簡公詩文集 卷一
遲延仍不免私交販戶不若販戶可取淨米躉售
餘與糖醋各坊此米販能之而貧民所不能也故
有明招米販盡數發糶一疏且請令倉場衙門徑
招承買不必轉發司坊以免吏胥勒索此尤防弊
之大者又奏申嚴服用等威又參崇文門稅務皆
有關於世道人心疏繁不勝載庚寅 恩科以戶
科給事副曹少宰秀先典試江南冬接任福建學
政抑關通拔寒峻人文蔚起凡所供張試畢先令
州縣領歸然後啟行至今人稱之辛卯畱任疏奏
福建漳泉二府濱臨海洋族衆民頑易於滋事一

姓中設有房長族長大半文武生監爲之不肖之
徒往往指揮械鬥主謀訐訟不幸而成重案泉之
晉江安溪同安漳之龍溪漳浦平和詔安尤甚全
賴教職年壯才明畱心整飭請改此七學教職爲
調缺學臣按試各學時察其勝任之員移送督撫
調驗咨部尤見公防微杜漸有裨政體甲午復
命仍任戶科乙未授湖南衡永郴桂道旋署按察
使己亥擢四川按察使未行調廣東明年正月署
布政使四月回任獲巨盜胡友南等五十餘人於
香山海口菱塘沙灣亦多積匪大率春出秋歸公

請於督撫按時捕之庶蹤跡易獲督撫皆以爲然
六月入都祝 釐未 陛辭巡撫李公湖下車
獲菱塘盜梁亞香等以公未舉行請 旨革職
公略不申辨李公後見前稟悔之辛丑三月授甘
肅平慶道值薩拉爾回民蘇阿洪滋事公兼程馳
至涇州不得進州牧請暫畱公不可冒險前行隨
役皆回民左右危之公激以天良禍福回役咸感
悟轉相告語固原狄道一帶賴以寧謐十二月奉
按察湖北之 命明年四月擢山西布政使旋以
湖北命案失出降調赴部 特旨記名以臬使

用五月擢湖南按察使途次調甘肅乙巳正月擢
貴州布政使七年中四護巡撫事壬子正月調湖
北布政使湖南鎮筵苗匪叛逆大兵會勦統師福
公檄湖北協辦軍需公獨任其事明年擢安徽巡
撫以湖南軍務未畢奏請畱辦軍需仍攝布政使
事嘉慶元年丙辰調任湖北巡撫丁巳以督勦教
匪功加總督銜時軍務倥偬夜以繼日閱文牘常
至丁夜一夕忽暴下不止翌日遽薨實戊午四月
初二日在襄陽行署也年七十三公撫楚三年功
最鉅勞亦最甚其在荊州也枝江宜都民人糾衆

滋擾宜昌長樂長陽亦如之公以枝江爲全楚扼
要深籌捍禦調兵調餉調火器晝夜巡緝獲犯鮑
么斬以徇當陽失守荆之滿兵悉調鎮筸援兵不
繼公團練鄉勇進守河溶并護萬城隄獲奸細羅
占英羅孔章斬以徇又生擒教首汪學周及從犯
男婦等十五名按獲木印經卷斬汪學周九人以
徇又獲當陽奸役楊在升熊占元熊禮見三人又
獲逆賊梁應常屈廷桂等五人皆磔之以功

賜孔雀翎隨移駐河溶按獲逆匪龔華等三人斬
以徇又有龍國華張起鳳羅仕將等假難民圖劫

火藥局爲在城賊聲援獲之亦斬以徇餘奸細及
潰竄之賊悉殲除無漏網者其在襄陽也擒殺尤
力駢誅乘危劫掠之亂民周大萬等二十五人皆
得旨嘉獎并賜上方珍物又搜捕潛匪汪
世貴二百七十七人於黃龍璫分別斬梟以沙市
隄潰再赴荊州逆匪復由四川雲陽竄近楚省大
夥由歸州龔家橋突撲興山荆屬之江陵石首監
利等縣濱臨大江宵小乘機肆劫公獲盜匪熊作
敖等三十三人於沿江梟示先是教匪日滋蔓全
省震動當事者未嘗入告公憂之首疏實在情形

并請發吉林索倫兵三千時相國王文端公杰在
內閣見公奏寓書稱服焉二年冬奉命會
勦歸州之終報寨公隨兵止六十人元戎額制府
福率勁旅至賊據山屯聚四面峭壁多儲糧以老
我師仰攻無所用力制府又去而往川公懸重賞
得死士又鄉勇中有麻升李貴者善緣從山後微
徑捫蘿潛上大衆隨之鼓譟直前山下譁卸以應
賊出不意不能下遞皆束手就縛生擒逆首覃加
耀頭目張正朝等一百六人分別解京正法戮墮
崖者屍是時微公謀師幾無功川匪又由大寧入

巴東界公會提督文圖堵擊復馳至襄陽時勞瘁
已不可支故虛中暴下一病不起疾革時猶數問
馬亮來未馬亮者游擊公令帶兵赴宜城鍾祥者
也嗚呼雖古名帥何以加茲昌黎所云天資忠孝
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宜者也靈舟自
襄陽過武昌沿流紳士軍民焚香酌酒皆舉音以
過喪上聞震悼賜祭葬賜諡平時清
儉慈惠善用人故人皆効命至於重故交勵人才
卹宗族在人口者未易更僕數也先娶吳夫人三
年而卒繼方夫人皆封一品方夫人博學工詩精

楷法有在璞堂稟行世學者相稱爲芷齋先生者也才而賢所以佐公者無不至語在吳司成錫麒所爲傳後公十年而沒年八十一子一農方夫人出丙午 欽賜舉人 恩蔭生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女三孫六其長已卒孫女七其一字雲璈第四子昶曾孫三公於嘉慶四年與吳夫人合窆於西溪畱下大安樂山之原方夫人之卒也以公葬久不敢啟其封遺命葬公墓之左偏禮也銘曰

公本一書生而將十萬兵公自有遺稟更讀諫垣草公之經濟驄馬繡衣公之功業干戈鼓鞞鞅鞬封狼獾獷肆毒節鉞所臨魚沸獸蹙倚公保障圓首橫目賴公門戶三秦全蜀窮山大澤罔不親巡故楚氛之靖正及當公之身惜全孽埽蕩而公不復見已事之竣公之行事不勝僂指約舉其大已復累紙嶽嶽我公應載 國史豈意今日之垂涕而銘公者乃七十年前負笈之稚子

徐母汪安人耐葬誌

誌耐葬者何誌其志也何志乎爾誌汪安人之志也間嘗論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古今之大義凜焉然而故里之思庭闈之戀有終其身抱竹竿淇水之思者亦人情也且生時事舅姑扶之以杖履奉之以旨甘蓋未嘗一日相離及沒而葬丘隴之隔或數十里或數百里雲物淒迷川原間阻靈而有知能無凌風而怨恫也乎汪安人每盡傷之齋其志諄諄然於殮殍之餘其亦可哀也已安人新安望族世居錢唐爲德清徐則山參軍德配相莊

垂三十年一旦寢疾將沒謂則山曰兩世窀穸竝
在錢唐我死將祔葬其側既得事先人於冥冥之
中兼以老母年高未克終侍吾安體魄於故土魂
氣所之陰依北堂而定省此夙願也君其許之死
且不朽則山重其意弗忍違嗟乎安人之孝未嘗
以生死乖則山之義亦不以生死異孝且義其爲
志也大矣所以誌也按狀安人爲封公瞿甫先生
女母程恭人絕愛憐之年十九歸則山時君舅柳
州公方宦京邸婦容婦德內外無間言庚申柳州
公出守奉其君姑趙恭人隨侍粵西柳州公事旁

午中間一攝平樂四權觀察內署凌雜惟趙恭人
與安人是賴丁卯柳州公卒於任歸不二年趙恭
人旋棄養盡哀盡禮中饋獨支安人心力自此瘁
矣躑于嗣則山姬侍皆無出遂以從子紹爲之後
聘汪氏卽安人從姪女方謀娶遽以丙子七月不
起不及受棗脩之費其沒而猶視者與今紹已舉
子亦足慰已卒年僅四十有九丁丑十一月祔葬
於挂榜山祖塋則山亦預爲生壙慰安人同穴之
志也則山造室陳氏等之葬卽祔于女君亦安人
之志所許也窆石未陷遣紹來乞余誌余戚黨也

書其所能詳者內言不出止此而已而其志爲不可沒也道光紀元辛巳十有一月四日

簡松草堂文集卷一終

簡松草堂文集卷二

錢唐張雲璈仲雅

陶女傳

女陶氏名仁字斯至吳縣人父起元有二女仁其次也幼讀書通大義許字無錫嵇文棟予婦兄晴軒侍讀子也未委禽而文棟沒訃至於陶父母愛其女匿不以告然賢淑素著任蹇修者踵至漸徹於閨閣女雖覺而意殊無他若安之者惟手自繪六十四卦圖懸於臥室中人莫測其意時乾隆乙未長至前一日也由是遂病撤膏沐減飲饌日就

庭劄寢興不常父母知其故微辭慰諭女無一言
至明年正月四日正符卦數西向端坐而逝年十
五嗚呼奇矣哉今夫易之爲書也上經首自乾坤
有天尊地卑之位焉下經起於咸恒有相與從一
之義焉而且家人之利在女貞小畜之凶在月望
歸妹之義娣袂偏良旣濟之占婦弗無逐泰之五
而有社自吉睽之彖而其志可通綜厥全旨往往
於夫婦出處之際三致意焉女其深明乎經術而
特以大易示人者歟不然何畫象刻期去來了了
如此也辛丑冬晴軒給假歸葬距女之沒已六載

起元以其小像來請晴軒題辭晴軒以示予見其
正據案作畫卦狀眉睫間隱隱含幽怨之態想其
數十日中不知若何結轆竟至於死也亦大可哀
也已夫易惟理與數以言乎理歟當畫卦之日正
純陰將盡之候從此一陽漸長更六十餘日則近
驚蟄萬物皆有向榮之意女於此剝極而復二姓
再締百年可借不得謂非婚姻之正而何以遽終
於斯也以言乎數歟女平居未通君平季主之學
乃一布算時日不爽類乎前知者果爾則先幾之
兆女應早見之而必待於此日抑又何也是皆不

簡林草堂文集
可得而明者矣晴軒日子曷爲我傳之予曰諾於是乎書

論曰傳女者先有吾鄉金少宗伯題曰貞女竊謂貞之云者必有守義之事蹟必有靡他之誓言如是終其身而不變則可顯然稱之曰貞若陶女者齋志以沒事未分明女方不求諒於人而遽以貞加之恐女之所不受也予但題曰陶女繫於父母以爲稱固女之本志云

梁孝廉小傳

梁孝廉履繩字處素號夫庵領乾隆戊申鄉薦相國舅氏文莊公之孫少司空冲泉表兄仲子也爲人和易無疾言厲色又誠謹重然諾不輕爲人謀事謀則必要其成雖生富貴泊無嗜好惟銳意經史屢躋棘闈四十外始一當又數年以營司空公葬勞疾遽卒年僅四十六戚黨咸惜之與予最密哭之五古一百二十韻嗚呼薤玉樹於土中何次道所爲傷心於庾文康也詩才清拔年纔終賈已句錘字鍊有老宿所不能到者全藁已自定清本

後專攻經史詩不多作筆亦少退生平同征南之
癖嘗治左氏傳約有六門一曰廣傳取諸子雜家
之與傳相表裏者以補左氏一曰補釋采諸書以
廣杜注之未備一曰考異有石經考異有羣書考
異一曰駁證按采諸書及師友緒論駁杜氏偏執
之處一曰古音一曰臆說統名之曰左通未竟其
業而沒今檢補釋考異已有定本廣傳駁證止存
底橐古音臆說有錄無書良可深惜今嗣君久竹
已登賢書予屬其取已成者彙而梓之其未成者
存其目至橐中尙有未詳之處可補則補之不能

補亦從闕如庶不沒其苦心至詩更不煩捃拾也
然至今遂遁未果同時難兄諫庵明經亦攻腐遷
据經傳以駁乖違參荀班以究同異成史記志疑
三十六卷又有人表考元號略瞥記諸書皆次第
梓行而孝廉硜硜一編齋志以暝迄今十餘年尙
未問劖劘雖其嗣所當力任抑亦乃兄之責也孝
廉沒後或有夢見之者云常往來孤山間噫冥冥
之事不可得而知矣孝廉有病起句云怯風如退
葉露骨比秋山可以想見其人嘉慶丙寅六月

太學金君家傳

平昔無聲氣之應無縞紵之歡徒以友朋一言遽申之以婚姻重之以膠漆而人不以輕託爲嫌者蓋道義之交信之者真也予滯韓江二十年視故鄉如逆旅親舊而外不復能相知已酉秋寓西湖葛林園有女及笄方擇配故桐廬司訓仇君一鷗吾石友也爲予言金君枕山行誼之醇經濟之大爲同里所不數覲其郎君賢方求繼室故來任蹇修一鷗於人無恕辭無溢美其言可信信一鷗因信金君旣締姻所得於君者悉如一鷗言於是恨

相見晚而兩人之交日篤豈意不數年而忽抱人琴之痛也今年夏其孤丙等以書來將以八月舉君之喪而丙予爲傳以附家乘按君姓金氏諱應鵠字運蒼號枕山系出漢稔侯世居休寧爲望族明季遷於杭曾祖龍翔公知福建興化府有政聲祖煥文公考覲宸公皆隱德不耀覲宸公有丈夫子五人君次居三陳太孺人出也幼業儒性敏逾弱冠而孤兩兄早世諸弟弱家貧無以立乃改儒而吏入都轉署爲掾凡禹筭之出入牢盆之利弊與夫熬波飛雪之贏縮消長無不洞悉原委而又

言論足以達之老於掾署者咸歎勿如以故言於公無不信先後都轉使皆倚之青浦徐公尤企重每謂宏羊之任其能劉晏之擅其利金君一以心計精之雖處以極右目爲敢往不是過也故晉謁間獨見禮遇比於漢孫寶之於侯文魏薛悌之於陳矯人亦不以此忌之後援例入太學將復理儒業而繁於食指家計凌雜不能專意遂悉力於澁務然長筵廣坐縱言至於經史皆能尙論古人飲酒賦詩娓娓不倦又精識音律有誤必顧神解蓋夙成也自以讀書未就督子弟極嚴季弟凌滄暨

兩郎君皆先後補弟子員壬子秋長君潤生登賢書卽予壻也至是而君始一慰焉性極孝友丁父艱哀毀逾禮侍養陳太孺人無不至仲兄卒時已析產君奉邱嫂至其家以潤生爲之後伯兄之子亦早卒君厚卹其孀謀所以爲嗣者其餘弟妹之婚嫁宗黨之衣食無不賴君以辦先塋久未卜吉君往來營度重趼不遑自祖父而下十椽次第畢葬爲圖說以紀之君自此亦精青烏之學親故中貧不能安窀穸者君皆捐貲以助錢陳吳董諸家尤在人耳目稱高義者至於今弗衰其在齟業也

同業事有未盡善者悉心指示不存秦越之見事賴以濟有公議皆諮而後行上游廉知君將引用而君不欲乾隆五十八年春

天子以浙鹺積弊特改鹽法道爲鹽運使調山東鹽運使長白阿公林保來蒞其任君知公多宏謀乃條上重帑節費十七事公激賞之卽命君總杭所事所陳一一施行小大倚重君感知已一切盡心力而爲之積勞成疾遽至不起實五十九年三月初九日也年五十有八大吏悼惜戚黨而外咸共雪涕則君之生平概可見矣間嘗盱衡而言士

大夫有名位足以行其權有財力足以赴其事而中或歉然則以仁義之量未充而公私之見不審也君名不挂朝籍家不逾中人乃其設施有勢位富厚所難能者嗚呼是可傳也已

論曰君之沒也人多以未竟其才爲惜紹興過鹽之所曰新壩內河外江壩內良田鱗次夏秋常苦旱君議建涵洞啟放江水以溉田白於運使阿公公卽命君度其地將舉行而君卽世事遂寢又貢院號舍經雨則泥深沒踝君勸議捐貲欲盡釐以石亦未及施行皆君生平憾事而年未下壽且使

垂白慈親望九京而倚門也以故沒而猶視云

楊孺人傳

嘉慶三年仲春之杪有急足來揚州寓館手嵇君
洪誼書知喪其繼配楊孺人洪誼之言曰吾少孤
露惟老母是依而前婦早世所賴左右就養以助
予不逮吾婦之力爲多不幸又死子其爲我傳之
以慰吾婦子忝葭莩久熟聞其賢德事可徵信宜
無所辭孺人姓楊氏爲梁溪望族父賚臣公考授
州同知妣鄒安人同產十人孺人次居五幼沈靜
識大體不苟訾笑讀孝經內則諸書能通其義早
失怙恃依兄嫂以居嘗言吾不逮事父母今以事

父母者事兄嫂卽事父母之道聞者敬其言而悲其志也洪誼先娶於華一年而哀絃中斷繼孺人年十九時舅璫堂公已先沒於湖北廉使任姑薛恭人性端嚴家政井井孺人稟意承志先後宛若間獨得堂上歡兄公萬資筮仕河東病歸不久卒薛恭人盡傷成疾旋患偏廢動必需人時兄弟久析居孺人奉恭人至其室扶持抑搔手調羹口嘗藥時或增劇則衣不解帶者靡晝夜不懈益虔無間寒暑至於今一十八載見者以爲難姒華安人沒幼子文灝甫八齡臨終以爲託孺人翼之至於

成人今且娶婦生子卽吾壻也子文昕善讀書孺人課其夜誦必以三鼓爲節自勤女紅以待之予往來吳會間過洪誼家劇談至夜分文昕一燈熒然書聲琅琅出戶外聽而樂之未嘗不心歎孺人之賢也乾隆丙午丁未間歲大歉邑四門設賑廠邑侯延洪誼主西廠事孺人質釵釧以附益之寒施棉衣以資貧人陰察其尤甚者給以錢親族有匱乏委曲周旋必濟而後已惟於僧尼姑姆之屬輒靳之節衣縮食內外楮拄故諸昆中獨洪誼家事爲殷而孺人之心力亦自此瘁矣臧獲輩遇之

常厚有家人某司田事多折閱方懼罪譴而孺人
憐其老病無他腸不篤過之其忠厚待人大率類
此體素弱常病失音去年患瘧不止轉增劇遂不
起實戊午二月十五日也年五十一臨終神氣不
亂惟以不克終事君姑爲恨語不及他孺人旣逝
薛恭人哭之曰吾老矣安得復有此賢子婦耶華
母年八十餘聞而慟曰昔吾女死壻所繼賢不啻
如吾女焉今又棄我可若何聞者皆爲泣下
論曰孺人於吾婦爲從嫂每道孺人之賢云同輩
中有虐其婢者箠楚無完膚婢亡命匿孺人家其

主索之惡堅不與擲朱提俾父母贖券以去嘗讀
易坤爲布又爲吝嗇初疑布有分散之義與吝嗇
反體地道者宜何從今觀孺人平時一以節儉爲
主類吝嗇然及義所當爲卽不惜傾倒囊篋以行
之至影質以時其緩惡然後知大易之理相反而
適以相成也富貴閨閣凡金玉錦繡以佐其浮華
之事無不至獨至施予之道則較量錙銖百求而
不一應聞孺人之風可以媿矣

族姪女徐氏甥婦傳

嘉慶三年春族姪女徐氏甥婦沒於德清里中越一年將以某月日祔於廟甥子覺不忍死其婦書來乞傳以附家乘嗟乎微甥言子亦思有以傳之也吾姪女自在室以至爲婦舉所謂德言容功者皆加人一等然亦賢淑所應有未足以重吾姪女子所聞於姪女事父之孝至性有過人者又遭逢患難之中平日盡傷於心不可一日或釋憂愁鬱結以致促迫天年知其事者未嘗不悲其志也姪女生於粵西隨其父楚洲兄宦游四方歷湖北甘

肅諸省楚洲有女五人姪女行居四尤所鍾愛最
後守大理始以字徐甥予覺贅於滇蓋自襁褓以
來無一日離庭闈之側也又二年楚洲以甘肅監
糧事牽連被逮家籍沒遠戍西安當此之時頭白
纍臣 君門萬里素蓐髦馬形影相弔荷及敢
望生還牽衣已爲死別深閨弱質不能跋涉山川
扶持羈旅而況終遠之義女子有行白雲孤飛望
而不見西向雪涕匪朝伊夕此亦極難堪之境矣
歸後數年兄遽沒戍所訃至姪女痛不欲生靈輒
遄返奔赴吳中盡哀盡禮自今殆無意於人世矣

蓋前此猶望雞竿之赦玉門之生入也旣以結轡
之故愀無歡容又家貧姑老黽勉有無辛勤萬狀
二十五而嫁四十五而卒二十年中大都皆憂患
之日也時母沈恭人猶在堂僑寓吳門臨沒惟不
得面其母與終於事姑以爲恨故沒而猶視子姊
哭之慟親族老幼下及戚獲輩無不流涕有失聲
者嗚呼其賢可知矣世爲湖之歸安人曾祖廷霖
山東按察司副使祖亮廣東肇慶通判父春芳雲
南大理府知府子旣忝族誼又屬戚黨聞之詳故
舉其大如此若其事姑孝持家儉接宗黨以禮相

夫子以和教子女慈而嚴此固內外咸所稱道者故不爲縷述云

論曰先是十年姪女嘗邁危疾家人輩徇俗禱於東嶽神祠以乞壽至是病亟復禱如前病者未及知忽謂子女曰若輩毋妄求吾壽止三十五前蒙神惠已假十年神明可屢瀆乎明日遂卒夫以爲數有定耶則所求不當遽應以爲可增減耶復禱何以又不可得以姪女之孝且賢卽期頤宜非神所吝而乃僅止於此豈少者可求而多者不可求歟抑會逢其適而初無主宰於其間歟嘻是不可

得而知矣

簡松草堂文集卷二終

簡松草堂文集卷三

錢唐張雲璈仲雅

武功大夫漕標中軍副將白公傳

公姓白氏諱雲上字凌蒼號秋齋本籍山西汾陽
曾祖用始遷河南之懷慶遂爲河內人累世以武
功起家父光顯雍正間隨征策旺諸部落直至星
宿海歷危險者七年官汝寧守備推陞富賀營都
司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光顯公生丈夫子三
公其仲也生而器宇俊偉喜讀書以韜鈴世業不
敢墮其家聲調弓縱騎無間寒暑嘗冬夜較射倦

甚預貯水於旁猛淬臂指寒氣激烈灑然警醒由是藝日進乾隆庚午舉本省鄉試明年成進士以藍翎侍衛供直丙子出爲江南平望營都司癸未聞父訃循例請假歸葬假滿還任連攝江陰常州遊擊事隨陞揚州遊擊以常州失察邪教鑄二階部已銓人矣制府高公晉專奏畱之 上素悉公才復公任而移置選者洵異數也乙未陞金山參將己亥 特授漕標中軍副將預保總兵以疾去公之初任平望也天下承平武臣多習於文吏之雍容不復以猛奮爲志公慨然謂致力以安百

姓正吾武臣事也故歷官以治盜爲急務一切利民事無小大皆竭心力爲之平望爲吳江所轄江浙錯壤緝捕爲難具區尤爲奸藪公親歷山坳港汊爲圖說識之前後獲盜七十餘案汛內肅然江陰多黠賊奸捕勾引放縱視爲囊橐公召諸捕慰勞之問所獲賊數捕具以對公嘿識之一夕忽叩捕門問賊安在愕不能答痛懲之刻日盡獲由是斂跡夏旱飛蝗集境公持竹立酷日中督兵役徧闕深坑夜然束草於旁蝗爭投火光墮坑中滿從而壓燒之是歲竟不爲災在揚州惠政尤多子來

客揚時公已遷揚之士大夫下及販豎皆能舉其名津津樂道其救火催薪二事尤在人口揚城民居稠密火患滋甚故事火具及太平桶十二門水礮無不詳備然太半朽敗生疏公一一修整出不意演放不如法者鞭之臨事鮮息遽之患每救火不待報瞻望煙光駭馬至火所周旋詳審嘗云火必有路相其嚮背風色先所急則易集事體素趨捷乘屋如履平兵丁踊躍隨之勢若飛隼所至摧牆拉壁應時皆滅奸民劉長有者因風縱火肆意劫掠公當場手禽之已首伏矣文吏持之不下當

其時公勢孤危終不動聲色嚴鞫盡晝夜卒論實如法人稱快焉有巨室遭火救之翌日擔錢數萬酬兵公曰此風一開兵丁必視貧富爲緩急矣力卻之人皆服公能持大體揚數十萬戶皆藉洲蘆供爨自江至城束定價爲三十三錢然多偷減之弊公申明輕重定數毋許解大爲小又慮利民而病商也凡吏胥婪索擿發無遺民便而商亦不困或積雨柴船不時至親詣江干督之今柴束不及曩時之半復實以枯泥敗葦遇陰雨則溼煙眯目煬之遽燼又常缺乏居奇屢爲民患然後歎公之

德澤及人大也甲午淮安大水哀鴻遍野公時襄賑事先期載餅以哺全活甚衆淮關公解被盜訊者咸疑內啟逮監督家丁雜治制府檄公協勘詢知盜皆徐州及山東口音白制府盡釋所繫自限百日緝獲乃改裝周行豐沛蕭碭間見有以淮關銀市易者鉤距陰誦遂得董松山李鳳臺二真盜無他株連復於本案外得銅山積賊李二及他竊甚夥人驚爲神事平送部引見上深賞之垂問訪拏事甚悉任漕標時前後漕帥鄂公寶毓公奇皆倚重之公勤於公事冒犯霜露年未老而

鬚鬢皆白至是以衰病乞休漕帥不得已上聞然深惜焉畱揚州就醫優游者六七年庚戌春以微疾卒於行館年六十有七公持已潔廉無矯飾嗜好泊然不與文吏相媿嬰亦不侵其官孳孳矻矻無媿公事而後已一生致力以安民者不可枚舉大率類此雖歷官未出江蘇省一步而大江南北識與不識咸心維而口誦之皆稱爲白將軍云論曰公之養疴揚州也時騎款段隨兩蒼頭從容街市間予每塗遇之旁人曰此前游擊將軍白公也見其面方微頰白鬚彪彪然英氣逼人後復選

近郡博李嗇生同年齋風度凝重言論侃侃多持正洵乎其爲儒將也最後與兩公子遊聞公之行事與所得於人者合夫望九原而思隨會過大梁而想夷門異代之思有餘慕焉予乃得竝世而親見之至今尙畱心目豈非厚幸歟

徐潤青小傳

潤青姓徐氏名綱別字子香德清人余仲姊之次孫先世自蘋村宗伯而下歷有顯爵爲邑望族曾祖諱以震刑部河南司郎中祖諱秉寬福建烈嶼鹽大使父子覺以茂才入成均有子三潤青其仲也生而岐嶷五齡卽就外傳不數年能屬文驚其長老旋補弟子員家貧甚嘗依族祖心如河帥於淮孺節署思叩囊底之智備筆畊以餬口戚黨惜其才咸阻之會季父子思以齷官需次邗上余亦客其地潤青負笈而來於我乎館爲人靜穆寡言

笑無所嗜好惟手一編雖居繁華地未嘗一騁懷
於紅橋花藥肆業安定梅花兩書院山長洪桐生
太守深器之文藝之外兼好吟詠善倚聲常爲歌
詞以發其抑塞磊落之氣皆可誦可泣余方恃以
爲宅相而懼其憂能傷人每寬喻之旣而潤青歸
余亦遠宰楚南潤青連試於有司俛得俛失鬱鬱
彌甚別未三載而潤青訃至矣嗚呼天之生之也
不生之寒峻而生之閔閔不予以椎魯而予以文
章若甚玉成之者縱不能紆青拖紫大展其意氣
不妨昌其學以成一世之名卽槁項黃馘奚有焉

乃生而貧貧而病病而死長吉年華齋志以沒不
知造物所玉成者其意安在埋玉樹於土中敗幽
蘭於風際何其酷也生於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廿
三日卒於嘉慶十四年七月廿四日年止二十有
七未娶其父不忍死之而以兄子宣詔爲之嗣以
爲是可以慰潤青也噫

論曰潤青於余爲彌甥其母又余族女也母旣以
憂患損其天年而子之賢又復驟折死而有知不
重傷泉下心乎雖然潤青年未及壯所著已有子
香詩鈔三卷詩餘一卷塾課六卷日益錄二卷哀

然若此以視世之掇巍科登臚仕而泯無撰述者
是何可以天壽論哉潤青雖死猶未死也

龍烈婦傳

余宰湘潭之五年有烈婦被殺案余既治其獄論
如律而爲之傳曰烈婦周氏邑人周明輝女嫁爲
龍南芳妻翁懷有姑劉居邑之七都家極貧鄰有
劉文青者豔其色屢挑之不從愬於翁姑懷有往
論文青悍然不爲意懷有素懦不能爲責言慮其
強暴遷居避焉文青復來氏忿詈文青銜之一日
翁與夫均他往姑常乞食於外文青偵其無人意
欲脅氏懷白刃以往而不知氏與姑俱出也至大
壩衝遇氏獨行懼之以刃氏罵不絕口文青怒斫

之氏罵愈厲文青隨罵隨斫適姑後至望見大聲
呼救文青棄刀遁氏傷重氣息甚微惟言劉四麻
子四字遂絕劉四麻子者人以此呼文青也氏年
才十九懷有鳴於官余往驗其傷上下凡十四處
至墮指裂腹觀者慘恨有憤泣者余嚴獲文青一
鞫而服時嘉慶丙子六月二十五日也遂具獄申
大府氏得旌

文學崔君家傳

君姓崔諱應樞字星洲秋谷其自號也晚又號藤
花村農其先爲清河人有戶部右丞翱者南渡時
寓居臨安歷傳至應龍公始遷海鹽之橫山族寢
大遂世爲橫山崔氏曾祖道隱公諱玕祖拙存公
諱京錄邑增生有文名父蒙泉公諱學泗幼有神
童之目十三補弟子員二十一領鄉薦與其兄漪
園孝廉俱以文雄於時人方之二陸兩蘇載郡志
文苑傳君方震時母某孺人夢老嫗袖若樞投諸
懷曰王母庭前種也驚寤心異之明年乙丑五月

君生因以爲名幼穎異五歲入家塾讀書已目數
行下性純孝蒙泉公春闈侘僚抱疾歸君隨母日
侍湯藥不少離如是四載蒙泉公卒君甫八齡擗
踊如成人殮日伏地慟哭幾絕觀者感異旣孤從
其從兄次乘學夜分誦所受書於母前琅琅然與
機杼聲相答母氏又時舉忠孝大節及古今嘉言
懿行爲辟咍之詔又間述蒙泉公一生力學敦行
齋志以沒語次悲哭君亦感激奮勉不自知其涕
泗之橫流也丁丑母孺人棄養君年十三哀毀如
喪蒙泉公時以年幼依從兄次乘教養後復從學

於伯父漪園公凡諸子百家名物象數之學無不
殫究丙戌入邑庠念省垣爲人文藪欲一親當代
賢豪以廣志識遂僑於杭與蔣太史東橋雷孝廉
佛日陳上舍穉峯諸君爲文字交尤莫逆於諸大
令藹堂梁封公諫庵所詣益進所交益廣盧抱經
梁山舟兩學士皆爲之心折焉然棘闈屢躓且家
多故元配盧孺人所生子女皆殤而孺人亦纏綿
疾病一載竟不起又次乘漪園相繼殂謝君失所
倚賴鬱鬱不自聊不得已藉遊歷以紓其抑塞磊
落之氣遂之陝州之閩之明州復就學使者胡文

簡林真室文集
恪之聘於江南所至名人碩彥莫不倒屣恐後聲
譽大起

今上皇帝御極之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邑侯

河南任公爲君子薦卷師將以其名應君聞而
瞿然曰某幼失怙恃未克一日盡人子之道是所
舉首先一字已無所稱遑問其他堅辭不敢當任
公歎息愈重之後長子熙日入黌序君以後起有
人遂絕意進取專事著述所著有吾亦廬詩文集
雜著經說述古編蠶政統紀橫山紀略小家珍說
循觚紀聞宿羅軒漫筆攤飯鳩譚續譚物華小綴

正櫛隨劄道暑寄汲息影片隨筆等書不下百餘
卷其已刻者歲時藻玉八卷關帝事蹟徵信編若
千卷廣孝廣慈二編共五卷又家譜遠繫二卷則
梁學士爲之弁言也著錄之富殆未有如君者居
恒儉約然義所當爲則不計有無嘗有無賴族子
鬻其女君急質衣贖歸並爲擇配慮其復鬻也嗚
呼卽其風亦已古矣卒年七十有一繼娶徐孺人
生子二曰熙日熙時熙日今爲廩膳生

論曰君一十三試省闈卒未一當識與不識皆深
惜之然觀世之掇巍科取金紫如拾芥非不焜耀

簡公草堂文集
一時數傳而後人亦淡焉置之且有不能舉其姓氏者以視文章之在人耳目爲何如也知斯意亦何增損吾崔君

翰林學士梁公傳

公姓梁諱同書字元穎錢唐人嘗得元貫酸齋書山舟二大字遂以自號并顏其齋學者咸稱爲山舟先生後自以不生不滅不垢不淨因稱不翁晚年又號新吾長翁高祖諱萬鍾曾祖諱國儀祖諸暨訓導諱文濂卽谿父先生雲璈之外大父也並以相國文莊公貴贈如其官谿父先生生三子長翰林院編修贈侍講諱啟心卽葑林先生次東閣大學士贈太傅諡文莊諱詩正卽薊林先生次癸酉舉人蠡縣知縣諱夢善卽午樓先生皆雲璈之

舅氏也文莊公生二子長卽公次工部侍郎諱敦
書葑林先生無子以公爲嗣文莊公元配孫夫人
繼包繼徐公與少司空皆包夫人出其所後妣許
繼夏以公階封太宜人公生而穎異性端重雖與
羣兒嬉不作騎危據地之狀年十八補弟子員二
十五中乾隆十二年丁卯鄉試是科少司空亦捷
京兆三上春官不第十七年壬申 恩科榜已放
文莊以協揆乞養未行少司空蔭補部郎留京供
職命公將行李先出都行有日矣
聖駕駐驂湯山知公未售傳 旨詢公名屬車

無知者最後太僕孫虛船先生聞之始繕名入奏
公以貴公子而朝臣罕知其名其平日恬靜韜晦
不屑爲聲氣之求於斯概見蒙 恩賜進士一

體 殿試改庶常習 國書十九年甲戌散館授

編修丙子丁丑兩充同考官戊寅大考擢侍講署

日講起居注官是年谿父先生棄養葑林先生
以毀卒公丁父艱嚴寒跣奔坐羊頭車失足落河
岸幾殆時文莊公已 內召乞假營葬公竭蹶襄
事葑林先生柩厝湖莊發紉之日公扶服悲號流
涕被面哀動行路雲璈時雖幼猶能記之而知其

悲也服闋後以足疾不出二十八年癸未文莊公薨於位奔喪入都少司空守遵義方奉命回京未至文莊公邸第無人又以微疾遽薨倉卒中服御多亡或言當窮其事公曰此時尙念財物人其謂我何一無所問人服其識量公自文莊薨後無意出山三十五年冬

孝慈憲皇后八旬萬壽公入都祝釐迎駕

上顧見曰汝來補官乎公叩首奏臣足疾未痊祝

聖母萬壽後回籍時陳句山太僕與同列旣退詫

謂公曰上意方嚮用奈何遽以回籍對公曰實有足疾何敢欺也五十五年祝

高廟八旬萬壽有勸公必謁時相者恍以禍福公毅然不顧卽日出都嘉慶十二年丁卯科浙撫清安泰奏公重宴鹿鳴恩加翰林院侍講學士銜時海內重宴者皆止加級公獨晉階耆德清望早徹九重故能深結主知獨蒙異數雖

家庭之慶亦鄉邦之榮也宴日公賦紀恩詩

四章一時和者甚衆十六年冬忽瘍發於首幾不救後竟無恙以爲神仙歷劫從此再可五百年孰

意二十年秋感微疾遽卒實七月十五日也年九十三元配汪宜人爲積山先生之女賢能著於鄉里戚黨間多奉爲師法吾母寓揚州每懷故土宜人嘗迎至家飲饌寒暄侍之惟謹視雲璈亦如小弱弟至則如歸外內井井所以佐公者無不至先公一年生先公三年卒年九十二公輓之曰一百年屈指光陰天何吝此七十載齊眉夫婦人孰如之人皆傳誦而上句乃轉爲公恨也一妾陳氏早卒卽於是年十月援古大夫三月而葬之期合窆於茅家埠原臨沒手書赴橐斟酌字句可謂能了

生死之際者矣無子以少司空長子玉繩爲之後公孝友性成視猶子如所生諸子亦奉命毋敢怠出告反面同於嚴君公雖生富貴性儉約如窶人子一冠數十年不易偶出鄰里望見其冠無不知爲公者然益以此重公無敢匿笑其自奉大率類是戚族緩急及義所當爲則傾囊不吝有故人子先世無以爲窳窳公屢助之而不知其終未營葬也其誠以待人如此公書法超絕前後名滿天下雖兒童走卒皆知公書然於此每見其風骨某相國使於浙欲得公書知其耿介不自請而屬之錢

唐令令亦無能達其意乃使人徧索裝潢家得一冊強酬之直以獻而終未敢踵公之門吳門有富賈自附於士大夫求公書墓碑以千金爲壽公拒之又琉球生自太學歸國過浙奉其王命乞一面公以無相見儀卻之此豈尋常文士所可企及哉地方大吏有舊者來則報謝而已從不干以私詩文清峭拔俗往往爲書名所掩丙子分校北闈有丹陽彭澧出其門彭固江南老宿與王已山齊名計公就外傳時其文已膾炙人口來謁公與論制藝源流且言近今貌襲成正者如腐木溼鼓子善

爲變而能夠取其神故佳彭躍然起曰澧以爲師少年科第偶得澧耳未必真有針芥者今知師於此固三折肱也公唯唯左右皆驚其狂公雅不欲與人爭名所作隨散無定本嗣君蒐羅分類梓以行世僅十六卷所佚固不少也子一卽玉繩貢生孫四學昌錢唐學生耆舉人武義縣學教諭衆早卒田順天府經歷曾孫四遺命不開弔不作行述嗣君皆遵行之

張雲璈曰公沒之四年雲璈始自湘潭解組歸拜公於墓下先是傳公者有許比部宗彥已刻於公

集簡端雲璈自壯至老親見公之行事聞公之緒
論容有比部所未盡知者故縷記之以著於篇憶
數十年中每自揚州暫歸寄公廡下或一月或十
餘日公嘗縱言汎論凡中朝掌故海內文章故老
之傳聞前人之軼事茶香燈影之間娓娓不倦聽
之如讀異書自薄宦以來此景不可復得而今竟
長已矣先哲云亡前塵如夢能無泣然

金氏馮朱兩宜人合傳

芸舫金君森元聘馮宜人嘉興人侍御孟亭公諱
浩女孫大鴻臚前江西方伯諱映樞星實先生少
女也馮氏世居禾中爲甲族後方伯僑寓會垣去
芸舫尊甫惺菴先生居半里而近過從甚密索婦
於馮氏遂以宜人許字芸舫無何方伯捐館宜人
以失怙之故哀鬱成疾未及來歸而卒年才十六
實嘉慶己巳五月二十二日也初方伯輯蘇詩合
注宜人方毀齒方伯爲之講解皆上口其慧性蓋
夙成云芸舫不忍死之請於兄珊圃歸其柩珊圃

以周官媒氏嫁殤之說疑之芸舫謂媒氏注先後鄭已不同蓋兼男女而言也嫁於殤則不可殤之嫁於理未悖似非聖王所必禁也珊圃以爲然爲請於馮而許之嗚呼夫婦之際有友道焉今夫投縞獻紵逐雲龍而上下似不可一日相離及情隨事遷有過宿草之墓而淡焉忘之者矣矧平昔無良覲之緣無警欬之接徒以一言旣矢不忘牌合之義此豈有私暱之情於其間哉義之所在所謂亡於禮者之禮其動也中人生死生之交不過如是若芸舫者誠可風也其後五年而有朱宜人朱

宜人爲同里州別駕鼎錫公諱璜女次居三生而明慧鼎錫公暨母氏潘安人絕愛憐之箴紉之餘不釋文翰每誦淵明詩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惘然者久之時鼎錫公尙未有嗣也故問安視善無少懈體羸多病時彊起不欲煩父母心珊圃於馮宜人沒後思得同其貞淑者以慰芸舫知宜人賢遂委禽焉癸酉來歸甫半月疾作竟於二月十八日不起年二十一羹湯未諳衿纓初御懿德雖未有表見然媵侍輩每言及宜人在家奉親之孝待下之仁皆相嚮哭失聲其賢可知矣芸舫鍾情

守義而伉儷間先後所遭若此何其厄也宜其盡傷於心迄今兩宜人之沒皆歷有年而芸舫猶思爲傳以表彰之懃懃懇懇令人增齊體之重兩宜人亦可以無憾矣乎

關孺人小傳

中表梁君弓子喪其嘉耦關孺人望廬入室悄焉不怡一日端然而過予曰某不幸值冰絃之中斷不忍死吾婦惟先生有以表彰之感且不朽予曰孺人之賢固聞之而未得其詳今子之云何弓子曰婦人無外事其賢固無可見然其來歸尙幼已善事舅姑得堂上歡視女妹娣姒如手足臧獲輩不役以煩苦必均其勞逸自來歸至今吾未見其疾言厲色雖子女亦然蓋慈和其性成始終如一日者二十六年矣戊寅春備官山左需次無俚賴

簡公直學文集 卷三
吾婦節縮以佐之同官往來飲饌豐潔亦不欲辭以窶也壬午乞假歸省自東昌沿流南下時值淫潦巨浸稽天驚風駭浪一日中變態萬狀如是者三閱月婦時方震心悸氣索外雖無它而精神已內鑠矣既歸方幸娛侍庭闈乃不數月竟以免乳故一夕遽卒時八月二十四日也是可哀已予聆其言悲徵諸平昔所聞悉合作而歎曰難哉難哉夫坤道吝嗇乃豪門貴室往往驕慣以易其性情而事上接下間亦鮮由禮觀孺人之賢豈僅加人一等宜梁君之盡然神傷雖欲不傳其可乎遂卽

其言而書之孺人姓關氏諱齡椿仲芳其字也爲太學生德嘉公之次女年十七歸于梁舉子女者八沒年才四十有二嗚呼予亦奉倩流也感梁君之苦心不能以不文辭其終何以爲梁君慰也道光癸未二月

遂安教諭陳君香圃暨弟太學生遠屏合傳
孝子之事親也一言一動心融默識於晨昏定省
之餘及其沒也愾乎如有聞見想像其音容而不
敢忘至爲人後而未嘗逮事其親追思尤摯如其
所生而終身慕焉此常人所難而孝子之志發於
不能自己雖遲之又久而必思表揚之如我陳君
銑於其兩先人是已銑固教諭香圃君之子而爲
其弟太學君遠屏之後者也重其孝以傳其先又
安敢辭按教諭君姓陳氏諱徵餘字畹蘭香圃其
自號也秀水人世居濮院鎮先世隱德弗耀考慕

孺公惇族樂善事詳邑乘孝義傳子三教諭居次
年十二通諸經十七補弟子員試輒高等食餼隨
領乾隆辛卯鄉薦戊戌丁陸太安人憂辛丑大挑
以教職用甲辰選授嚴州府遂安縣教諭以實學
敦行訓士士皆志節自礪都憲寶東皋先生時爲
學使者深器之在官一年以慕孺公病卽歸兄果
亭時患怔忡弟遠屏甫成婚而逝君以責無旁貸
遂一意侍養不知其他慕孺公旋卒服闋有勸其
筮仕者君潛然曰親在不早顯揚使見其成立今
鮮民也雖榮何及乎自是絕不赴補日與兄果亭

怡怡無間每念其弟早世見池草之生春聽飛鴻
之哀唳未嘗不盡然傷也自奉儉約而義所當爲
者不復吝日事經史丹黃不離少游沈華平光祿
之門又受業於濮玉巖陸省堂兩大令三君子皆
名宿故學有根柢詩文皆藏於家梁山舟學士謂
具有大蘇手段本領譽非虛也於嘉慶五年二月
八日卒年五十有七聘楊氏娶李繼李子六長鑽
試用訓導後於兄次錦候補刑部司獄次卽銑太
學生繼弟後次瑤布政使司經歷殤者二鈐鎮太
學君遠屏教諭君之季弟也諱兆蔭一字芝田後

教諭十二年而生先教諭二十五年而沒幼慧父
母絕愛憐之壬辰長兄病仲兄赴禮部試慕孺公
命攝家政君時未弱冠諸務井井慕孺公晚年多
病非君無以爲歡故不敢一日離出入與兩兄偕
扶持抑搔事必諮而後行而識見洞達人服其能
間爲小詩父兄時爲之首肯乙未冬婚於聞谿陶
氏甫半載病隨劇猶時時強起恐父母見其疲虜
而憂轉甚也十月瀕于危兩兄徬徨持其手而泣
君亦悲不自勝惟屬兩兄善事二人毋以弟爲念
言不及它泊然而逝實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十二

日也年才二十一娶陶氏無子以銑爲後陶亦繼
沒教諭君葬梧桐鄉萬壽橋新阡太學君葬嘉邑
之張家漾慕孺公墓右兩君孺人亦各合窆焉
張雲璈曰教諭具有爲之才績學砥行使出爲世
用何難與石渠金馬之選乃位不稱德鬱志以終
而太學以終賈之年至性過人又才足以恢張一
世假之以年必有表著何圖玉樹早埋不竟其量
天旣屈沆瀣之菁英以生之似甚欲有所成就者
而僅止於此不知造物之意安在予旣悉其家世
而合傳之不禁低徊俯仰於其昆弟間也

汪母王宜人家傳

中丞師汪勤僖公繼配方夫人以才德著一時爲
杭堇浦太史都講學者咸稱芷齋先生閨門之中
肅若朝典王宜人才德肖其姑問安視膳之餘商
榷古今質疑請業若弟子之於函丈葉拱俠拜雍
容進退遠近皆豔稱之宜人松江華亭人比部竹
隱汪君之德配也諱德宜字韞輝號雲芝又嘗以
拂意之來不動聲色一笑解之故晚自號笑隱王
氏爲華亭鼎族冠蓋相望宜人考蕘薌公諱紹曾
爲寧波太守少傳文恭公諱頊齡之曾孫也妣張

太恭人無錫宮傅張文恪公諱有堂女孫蕤薌公由寧守從戎滇南沒於騰越勤僖與之同年交契沒後追悼知宜人待字遂爲比部聘焉年十九來歸方夫人以儉持家服御無華飾宜人一秉成訓終其身不作時世妝乾隆丙午勤僖公秉臬黔中宜人侍夫人隨於任比部以事往來京師庭闈之奉一身任之時張太恭人遠違宜人懷念無已故其詩曰生男長膝下生女長從人同受罔極恩反哺恨未伸又曰遙知母思兒一日九迴腸生女非所益三復我心傷文生於情遂櫻心疾寢食爲廢

然不敢聞於堂上夫人廉得其故曰是非可藥石瘳也心病當以心治之卽命比部偕之歸省間關萬里獲覲慈顏且悲且喜不半載而太恭人卒使無此一歸更何以慰終天之恨宜人之孝若此非夫人之慈亦無以成其孝也夫人年逾大耋雖阼階之代家政悉稟命而行旣棄養凡所御物不敢用所寢室不敢居奉之一如生時不事私蓄釵釧數事外皆戚姑之賜人以爲難姊妹娣姒間多文字之交白首無間所育止二女其次又殤遂爲比部置媵仁恩下逮咸倚之如慈母不獨子女爲然

簡松亭先生集
也去春患咳經月無他苦後漸喘數日益急痰涌
遽逝實道光五年二月四日年六十生無嗜好米
鹽凌雜之外惟詩書自娛焚香卻掃手一編矻矻
如老書生古所謂秀才博士學士尙書凡以爲名
媛稱者無能過是也尤善琴見程孝廉易田先生
琴音記深服膺焉孝廉比部師也其得於教聲泛
韻之旨微矣未嘗不持齋梵誦然足跡不涉佛寺
不事施捨四十後寄情繪事不應人請嘗歲杪畫
梅一枝於扇邀比部題詠未及應宜人挑燈一夕
成七言律三十首作蠅頭書環寫梅罇卽日寄無

錫舅氏張聲梧先生其風致如此嗚呼豈巾幗中
所易覲哉比部第六女許字余季子衿以戚黨知
之稔內言不出所傳止此

論曰宜人長於比部一歲聞比部降日稱觴宜人
方歡飲間忽酌比部曰君盡此恐吾不再也家人
愕顧亟亂以他言幸比部之未遽聞也距沒僅八
日豈衝於口而不自覺耶抑神明湛定有前知耶
異矣方夫人在璞堂集人久膾炙宜人亦有語鳳
巢吟橐足以嗣響閣學嘉定王西泚先生爲之序
舉其佳句如舟行明鏡裏鳥掠翠屏間漁艇煙中

聚斜陽竹外明然如寸心流不去一葉挽難畱於
今成遠別枉自苦思歸榴花紅染離人淚楊柳青
遮客子眸三更明月天涯枕九點芙蓉夢裏山別
久易生殘夜夢路歧難得故鄉書纏綿沈鬱誠葛
覃泉水之遺音也宅若近鄉歸夢穩到郭亂峯平
曉風催夢蝶夜雨洗秋花風格亦何減郎錢

吳恭人家傳

故學博吳闇齋先生與余結昆弟交出入里閭爲
雲龍之遊余客揚州久學博亦官姚江蹤跡闊絕
最末余宰湖南澧州安福時諸瓶谷太守初謁選
亦得澧之永定以葭苧而同袍澤相得益歡瓶谷
爲學博快婿恭人其季女瓶谷又應叔雅廣文之
宅相而叔雅又余兒女姻也以故兩家眷屬時相
過從稔恭人之賢誠非一朝一夕矣今夫所謂賢
者孝於舅姑友於娣姒和於戚黨慈於卑幼治內
外有條理主中饋無非儀如是已足矣貴家大族

類皆能之然按實以求得在此數而無欲於人望者蓋十不得一二焉然後知庸行之不易顯而處此者爲甚難也今吾於恭人乃無間然按恭人姓吳氏先世由新安遷錢唐遂世爲錢塘人大父昆田公諱嗣富由乾隆己未詞垣屢掌文柄鹿鳴重宴爲一鄉之望父諱安世卽闇齋學博也與瓶谷尊甫訥庵方伯同辛卯鄉舉方伯捷南宮方注銓學博亦以教習官學同京邸忽邁危疾方伯躬親藥餌晝夜扶掖不少弛疾愈學博感之願爲婚媾遂以恭人字瓶谷焉年二十一來歸方伯時牧申

陽姑應夫人已卽世祖姑金太夫人在堂年躋大耄恭人一身奉重闈之養問安視膳得堂上歡太夫人特鍾愛之叔姑楊太宜人早寡清節逾三十年恭人事之如姑恭人嘗苦踈盞值有娠長男纔及晬不能爲提攜楊太宜人代拊之以至成立太宜人固賢亦恭人孝思有以感之也歷次隨任皆經紀有方方伯居官以廉節自矢瓶谷秉庭訓無敢或渝故其家常緇恭人勞心楮柱雖在華貴一如寒素道光初元冬方伯疾劇瓶谷方入 覲恭人星馳而歸已不及含殮常飲泣自恨瓶谷終

制後竭蹶遣嫁長女隨經營北上恭人心力交瘁
且平昔南北馳驅蒙犯霜露又惜費不肯服上藥
遂至不起實道光七年五月五日也年五十有五

誥封恭人沒之日猶指示蒲酒諸事神明湛
然生平雖匱乏戚黨有急常典質應之而獨靳於
尼姘輩此又與近時閨閣相反者矣瓶谷再赴楚
南守永順方擬取眷而恭人遽返琳宇宜瓶谷之
盡傷於心而不能自己也條繫事件屬余纂次因
合所聞而紀其略如此子三長壽會次悅會早卒
次憲曾女三一適蔡一字許一未字皆恭人出孫

二人孫女一人

雲璈曰吾所聞於恭人者米鹽必躬親衣服皆澣
濯補綴子女數人皆自哺不畜乳媪意以爲儉德
之素耳後知有規其太自苦者恭人喟然曰以子
所見金太夫人之持家今日已爲侈矣然後知恭
人非僅示儉也正以承先志也嗚呼賢矣

簡松草堂文集卷三終

